



石灰坛子

文 / 邹爱华

周末，女儿买来一盒饼干，没吃完，便塞给我。

面对这盒饼干，我居然束手无策：吃掉吧，原本吃饱了饭的肚子承载不下；不吃吧，塑料包装拆了，一回潮，第二天就不能吃了，实在有点浪费。

纠结之余，老婆只好拿来一个塑料袋，将它扎严实。可是这塑料袋终究只是权宜之计，过不了两天，饼干终究还是要回潮的。

“要是有一个器皿，能够将这饼干储存个三五天就好了！”我这样想着，于是便回忆起老街的石灰坛子来。

那石灰坛子可真是一个倍儿好的防潮设备，那些没吃完的东西，只要往里面一塞，就可以起到防潮的作用。

记忆中，老街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这样的石灰坛子，它足有半个人高，两端小、中间大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活像一个压矮了的花瓶。

坛子的下半部分，一般用石灰填满，中间隔一层布或者火纸（祁阳本地一种土制的纸张），上半部分便用来存放家中需要防潮的物品。在坛口，一般盖上一层厚厚的粗布，粗布的上面再压上一块茶枯饼，以在坛内造成一种与外界隔绝、密封的氛围。

因为石灰极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发生化学反应，所以石灰坛子便有了神奇的干燥作用。又因为粗布与茶枯饼使石灰坛子与外界实现了良好的绝

缘，因此，虫子也无法在坛子里生存。再加上茶枯饼很重，任狗儿、猫儿、鼠儿如何使劲，也无法掀开。于是，除了防潮、防虫，石灰坛子又多了防鼠、防猫、防狗的功能。

一般地，除存放鞭炮、火柴等需要防潮的日用品外，石灰坛子多用来存放糖果、饼干、白糖、红薯粬、瓜子、花生、橘饼（一种以橘子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干果类食品）等食品。而且，老街人将存放物品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词语——“养”，一个“养”字，将乡亲们那种小心翼翼、倍加珍惜的情形描述得惟妙惟肖，精彩绝伦。

正因为石灰坛子具有防潮、防虫、防鼠、防猫、防狗的功能，印象中，母亲到外面买回了什么好吃的，总喜欢放在石灰坛子里“养”着。尤其到了过年那会儿，石灰坛子经常被塞得满满的。

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许多个晚上，母亲守在石灰坛子边清点物品的景况，她将坛子里的东西叠出来，一遍又一遍地盘算：这包糖是去外婆家行人家（指走亲戚）的，那一包饼干是去舅舅家的……叠过来又叠过去，一边碎碎地念叨着，那表情，十分认真，生怕漏了谁去。

如果一切安排妥当，还略有剩余，母亲就露出一副欣喜的样子，顺手拿一点糖、一块饼干，塞进我的嘴里。而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，心里那个满足呀，顿时觉得整

个世界都灿烂起来。

因为里面存放了大量的零食，所以石灰坛子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期盼。有时候，趁父母不在家，偷偷打开石灰坛子，从里面偷东西吃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我与弟弟那时很听话，只是偶尔去偷吃一下，心里还是有个度的，知道父母挣这点东西不容易，往往只是这一包抽一点、那一包抽一点，却不至于将包装拆散、拆烂。有些人家的孩子却做不到那么节制，经常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坛子里的东西便被偷吃了一大半，待到父母发现时，少不了一顿臭骂，可是骂归骂，东西是永远也回不来了。

有一次，老街的春乃几（祁阳对男孩子的一种称呼）将石灰坛子里的白糖偷吃得一干二净，结果换来了父母的一顿打骂。面对打骂，春乃几没有哭，只是一个劲地说：“我忍不住啊，我忍不住！”

看来，石灰坛子也是有缺憾的，它防住了猫狗、防住了老鼠、防住了虫子，最终却没能防住家里的“大老鼠”。

与偷吃东西相比，还有一种“文明”一点的贪吃法子，那就是盼家里来客。因为只有来了客人，父母才可能打开石灰坛子，拿出食品来热情款待，我们因此便有了分吃的机会。

到现在，父母给孩子的零食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，回想起以前防贼、防盗、防小孩的石灰坛子，

心里不免生出一丝感慨。

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，石灰坛子里食物的盈亏状况，往往是一户人家生活富裕程度的象征。如果坛子里的存货多，就说明这家条件好；相反，如果坛子里空空如也，就说明这家状况窘困，来年还需加油。

石灰坛子里的石灰必须每年一换，因为吸饱了水分，原本成块的石灰逐渐散开，变成了弱带潮润的粉末，这种粉末不再吸附空气中的水分，因此，干燥效果也大打折扣，要保持以前的效果，必须将它换成全新的、刚烧制出来不久的石灰。

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，市面上陆续出现了用塑料袋包好的袋装食品，这种袋装食品既防潮，又防虫，还防鼠。而且十分方便，相比于石灰坛子多了几分轻巧，少了几分繁杂。于是，笨重的石灰坛子便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我记得，老街的最后一个石灰坛子就那样不管不顾地被乡亲们扔在垃圾堆里，一呆半年。之后，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现代文明的发展，取代了传统的石灰坛子，却把我等的儿时乐趣尘封在记忆里……

现在，人们都说塑料袋无法降解，污染环境。或许有一天，人们会不会抛弃这种现代文明，让石灰坛子重新登堂入室呢？

到他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，这种惆怅是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家乡的思念，当流浪的心再一次和梧桐花邂逅，季节的色彩便被渲染开来。

梧桐花不仅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和梦想，也用芬芳氤氲了四月的村庄和爱情，在这个季节，所有朴素的事物都因你而灵动，都被你的热烈芳馨所包容。

凤凰还没有从传说中国飞来，我却早已远离了梧桐花的故乡，因为梦想，更是因为渴望飞翔，梧桐花，依然是我魂牵梦绕的那朵花，在久远的记忆里，芬芳如初。

梦

文 / 舒心

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确信我是爱做梦的。

我开始有灵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多钟，夜空漆黑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我知道那是梦，我在梦里看到窗外沿台上站满了喜鹊，喜鹊不出声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祈求什么，又或者它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答案，我不说话，只记得黑暗中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我很多时候愿意做梦，梦里有我想要的生活，这里是一个童话般纯美的世界，我在梦的王国里撒尿在床垫上，流口水濡湿枕中，抱着一床棉被使劲咬，我不会觉得这些行为害羞或者不堪；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大声歌唱着“心声”，我紧紧抓着一根风筝线，飞奔在金灿灿的旷野，我使劲呼喊，呼唤着远方的那个自己，可始终无人应答，但至少山上的草木是听见了的。我咀嚼着生活，盘算着日子，原来，这个年纪是爱做梦的年纪。

人在梦境里是混沌的，其实做梦也挺好的，在梦里你十分恨某个人或者十分喜欢某个人都是合法的，不管你在梦里如何想象，如何思绪天马行空，待你醒来时，这只是简单的梦，没有人知道你究竟在梦里想了些什么？有时连你自己也一片空白。这是好事，不管好的不好的都让它随着梦消散，这也是放空自己，和昨天话别的一种极好的方式。

大人做梦和小孩是不一样的。大人做梦很奇怪，带有某种启示，预示着你或者你们一家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遭遇某种磨难或者惊喜，这种梦很灵验。父亲每每做梦，都要提醒我们，“近来做事需加谨慎”，而我不同，我常是不信父亲这一套的，总在心底暗暗笑父亲，嘴里嘀咕到：“这真是一个封建的老头”。哈！不就是一个梦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，干嘛要赋予它这么多外加的含义，梦会累的。所以，这就是小孩和大人的区别，孩子的天真不光表现在幼稚，还有简单和纯真。我做梦，即使再恐怖的梦，我依旧觉得好玩，梦后自然也没什么了。我总梦见鬼，那不是真的鬼，是我把某个唾弃厌恶的或者与我们家有仇的人想象成了鬼。有时这些鬼是从电视里看来的化身。白毛红须绿眼睛，鸡蛋壳，大嘴巴，身上还长着两双翅膀。鬼说，他要吃了我。我说：“来呀、来呀”，谁不吃谁是王八蛋。鬼都凑近了，看到晒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脖子，不忍下口，又退回去了。我以前常在夜里听到狗的啼哭，那叫声吓人。在农村，狗嚎叫是不善的象征，狗哭，我也哭，那枕巾全都沾湿了，我妈吓得赶紧把我摇醒，我擦擦眼角的泪水，睁开眼，奶声奶气地喊一声：“妈，怎么了。”没等我妈回答，我又别过去睡着了。第二天放学回来，我一路跟同学自豪地讲着自己昨晚梦见的事，你还别说，那些小子听的津津有味。回到家，我跟我妈诉说着自己昨晚梦见了狗哭，我妈立马向我射来一个斜眼。然后说了句：“不许乱说。”我妈说，昨晚不是做梦，是真的有狗在哭！狗哭不是好事，预示着这家人多多少少要添灾的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去放牛时摔了腿。很长时间那腿都没见好。

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，做梦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小时候玩的吃的东西少，整天躺在麦子里做梦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我们开始装鬼吓唬人，有时人睡在坟尾巴发出“呱呱”地鬼叫声。我们村有一种鸟，叫“老呱”，晚上天黑透了，它便荡漾在天上乱喊乱叫，一个劲“呱呱”地吼，时间久了，我们一群孩子也学会了鸟叫，因叫声吓人，且这种鸟叫后村里都会无缘无故地出事，像鬼附身一样，所以我们把这种鸟叫声称为鬼叫。

现在做梦也会梦见鬼，不过大多是人幻化的，活在人世间，人比鬼可怕多了，或者说人像鬼一样让人恐惧。

不管你梦鬼也好，梦人也罢，都能在梦里一如既往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梧桐花开

文 / 王彬

又是一个梧桐花开的季节，一树一树风铃一样的梧桐花在四月肆意的怒放，浓郁的芳香随风沁入心脾，更是把我的思绪拉回了故乡。

在我的家乡，梧桐树是最为平常的一种树，很多人家的屋前屋后都有这样的梧桐树，俗话说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，每年的这个季节，梧桐花就成了故乡最高傲的一种花。

梧桐花很特别：每朵梧桐花不是整齐地长在枝条上，而是很多朵聚拢在每一根灰褐色的枝条的顶端，一簇簇地依偎着，花色为紫白，形如喇叭，花

味清香，个性张扬地在春光里绽放。

成串的花，细长的蕊，就这样静默着，以超然的姿态守护着故园，这就是梧桐花。远远望去，像一团团浮动的云，把春日

的天空，衬托的更加明净。

古往今来的梧桐总会和相思、离愁别绪有关。在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里的梧桐是忧愁的：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，者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在南唐后主李煜看来梧桐是寂寞的，他的《相见欢》中写到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是

一般滋味，在心头。”对而言温庭筠梧桐是离情，“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”《更漏子·温庭筠》；而对于晏殊来说梧桐则是相思的寄托：“碧纱秋月，梧桐夜雨，几回无寐。”《撼庭秋·（北宋）·晏殊》读起来让人满腹感叹。

对于我来说梧桐岂不也是相思和离愁！初夏的阳光在梧桐花中间游走，我的思绪却在远离故乡的他乡漫天飞舞，梧桐花，是在开在诗韵记忆里的花。她的花语叫做情窦初开。而对于每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来说，在他乡每当看

